

庆祝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张碧云
著

炊烟远方有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非虚构

张碧云
著

远方有炊烟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远方有炊烟 / 张碧云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9. 12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ISBN 978-7-5360-9132-0

I. ①远… II. ①张…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77906号

出 版 人: 肖延兵

责任编辑: 黎 萍 蔡 宇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WONDERLAND** Book design
仙壤

书 名 远方有炊烟

YUAN FANG YOU CHUI Y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迎高彩印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陈村镇广隆工业区兴业七路9号)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25 1 插页

字 数 273,000 字

版 次 2019 年 12 月第 1 版 201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第一章

二〇〇八年秋天，老杨的老伴章月明去世了，享年六十六岁。

半个月前，老杨和章月明一起把家里那三亩水田的稻谷归了仓，又把旱地里收完棉花后晒干的棉梗子放进天井旁边的遮雨棚里。大女儿杨争芬前天送来两只鸡和一篮子鸡蛋，老杨对老伴说，你去杀只鸡，煮点鸡汤补补身子。

当天是个大晴天，阳光透亮澄明。章月明抬头看了一眼屋前的菜地，新栽的红菜薹、萝卜和大白菜争相发芽拔节，那些或深或浅的颜色在早晨的秋阳下闪闪发光。老杨坐在家门口的竹制矮椅上，顺着老伴的视线望向那片菜地。章月明站在阳光里，老杨看到一个壮实的黑影，以及这个影子的边缘散发出来的一圈金光。要不然，我去把鸡杀了？老杨用商量的口吻说。章月明转过身，面对着老杨。刚才为了看她的背影，老杨的眼睛被阳光晃出眼水，这会儿连那圈光芒也不见了，他看到的依旧是一团暗黑。

等哪天下雨再喝鸡汤吧，这么好的太阳，别浪费了。老伴说。

和章月明结婚大概有五十个年头了，老杨模糊地记得，但是并不准确。对于时间，他并不太放在心上。年轻的时候，日子过得紧，无论时间还是钱财，他都觉得活在夹缝里。只不过，日子过得再快，也赶不上孩子们成长脚步和这个世道变化的速度。当孩子们像鸟儿一样相继飞出这间屋门，老杨觉得日子开始慢下来了。因此，他并不认同老伴的话，喝鸡汤要等下雨天，有太阳就必须干点什么作为回报。他抬起头看了一眼屋檐下的燕子窝，原先叽叽喳喳的屋檐下现在也变得出奇地冷清。老杨站起来朝屋里走去，自言自语道，我们家的燕子什么时候飞走了？

堂屋里没有人，老杨走进他们睡觉的厢房。他看见章月明打开一直摆放在墙边的那只樟木箱，站在凳子上，弯下腰在里面翻着什么。这只箱子是章月明的陪嫁，在那年月，有只樟木箱子当嫁妆，足以羡慕全村的姑娘、媳妇、老婆子。章月明出身小商贾之家，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她是老大。小时候家里遭遇过多次匪劫，她的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也因此丧了命。章月明的母亲一意孤行，为女儿找了个穷苦的婆家，哪怕吃不饱饭，也要平安地活着。老杨又想起自己成亲那天的情景，章月明是坐着轿子从二十里外的章村嫁过来的。她在村口下了轿，被一个膀大腰圆的妇

女背在背上，踩着稳扎稳打的步子向他们家的茅草屋里走来。老杨刮了胡子，洗了脸，换上一身干净的衣服，像别的新郎一样手足无措地站在屋门口。章月明穿着一身大红嫁衣，头上披着一块红盖头，还有两个大汉抬着这只樟木箱子，踩着同那个妇女一样稳健的步子跟在她们身后。

现在，这只箱子上的铜扣、铜锁早已在时间和章月明双手的无数次抚摩下褪去了原来闪亮的光泽，变得喑哑和实在。箱子身上的油漆有好几处剥落了，露出木头的纹理，还有几处鼓成一个个小泡，上面生长着像它的主人脸上一样的皱纹。厢房朝东开着的窗户照进一束阳光，落在床上、箱子上和章月明的身上。这个箱里装着什么宝贝，对老杨来说一直是个秘密。他只知道，自从娶了这个媳妇，他的生活就与这个箱子息息相关。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章月明把厚衣服从箱子里拿出来；夏天的时候，她又把厚衣服放进去，把薄的衣服拿出来。孩子们小时候觉得饿得脸色苍白，呼吸变得虚弱的时候，她就会变魔术似的从箱子里掏出不知道藏了多久的饼干。有好几次老杨生病发烧，章月明又去翻这只箱子，从里面掏出一包银针。她喂老杨喝饱水，用手帕把他的眼睛蒙起来。老杨感到心里一阵发虚，故作镇定地开玩笑说，你要带我上哪儿去？我家里穷，没钱赎得起。章月明一脸严肃，没工夫和老杨开玩笑，握住他的手，从手臂到手肘使劲地捋了几遍，然后捏着他其中的一根手指头，使劲地挤着，让指头充分充血。她趁老杨和自己都不留神的当儿，抽出一根银针，往老杨的指头上迅速地一戳。老杨感觉到手指一阵发麻，出了一身虚汗。当章月明拽下蒙在他眼睛上的手帕时，他才看到自己的几根手指头全被戳出了血。他咧了咧嘴，想叫一两声以示疼痛。

见老伴抱着一堆衣服从凳子上下来，老杨赶紧上去扶了一把。她把衣服堆放在床上，一件件地翻看起来。老杨虽然从来没有目睹箱子里的世界，但是从老伴的举动，以及她掏出来的物件，大概这里面的内容就像她几十年来走过的生活轨迹在脑海里形成的思想，既丰富又杂乱，既有旧观念，又有新思想。有些是她自动采纳，更多的是被动接受。

章月明拿起一套半大不小的衣服，对老杨说，你看，这是老大十周岁时给他做的。她又翻出一套，在阳光里晃动了一下，扬起一股起舞的浮尘，这是老二的，我都收着呢。两个女儿的呢？老杨问道。出嫁的时候，跟她们的嫁妆一起放进箱子里啦。这时候，章月明翻出一件蓝白相间的格子外套，拿在手里轻轻地抚摩了一会儿，把衣服穿在身上，站到镶在衣柜门上的那面旧镜子前。

哎哟！这衣服好看。老杨夸张地拍了一下大腿。章月明回过头，冲老杨妩媚地笑了笑，说，这是老二媳妇给我买的，一直都舍不得穿。老杨说，有什么舍不得，

眼看入冬了，现在穿正好，拿出来穿吧，只是，这衣服是不是小了点？是有点紧，但是还能将就，我这两年长胖了。老杨说，胖了就胖了呗，我又不嫌弃，你还想学他们年轻人一样减肥吗？章月明的脸上突然一阵发红，老杨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他没想到老伴几十岁的人也会有害羞的时候。章月明说，我琢磨着，我死的时候得穿着它去见我的爹娘。

老杨笑了起来，发出一串咳嗽。他觉得老伴的脸更红了，便说，那你得好好减减肥了。章月明看了丈夫一眼，也哈哈地发出一阵爽朗的笑声，仿佛他们谈论的是一个比死亡还要愉快的话题。老杨又想起他的女人年轻时的样子——比大女儿杨争芬要娇俏，比小女儿杨争艳要坚定，老杨每次说话哄她，她明知道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事，也会像现在这样乐得哈哈大笑。

你说，咱们的孩子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呢？章月明坐到床沿上，看着老杨的眼睛问道。老三现在估计已经喂完鸡，在挑鸡粪去鱼塘喂鱼了。嗯。老大已经上班了，在车间里忙着装摩托车呢。老杨又说。是像胜利以前开的那辆一样的吗？可能一样，也可能不一样，我在珍珠市就看见过好几辆不一样的摩托车。老杨说。哦！章月明说，也不知道老二现在怎么样了。老杨没有接话，在屋里踱了几步，走向那只樟木箱，想看看里面还装着些什么好东西，但他放弃了，又折回来，在老伴身边站住。至于老四，现在肯定是在做衣服啦，你不是有好几件她给你做的衣服吗？嗯。章月明觉得有点累，情绪低落了下来。老杨说，你的脸怎么这么红，是不是热了？赶紧把衣服脱下来吧，我给你倒杯水。

吃过午饭，章月明让老杨从谷仓里把那两袋晒干的玉米扛出来，放在她平时骑去赶集的那辆人力小三轮车的后车厢上。老杨说，你这是要去争芬那里吗？章月明说，我给她送点玉米喂鸡子。老杨说，晚上还回来不？章月明说，可能住上一两天。

第三天，章月明回到家就开始收拾行李，还把大女婿郑胜利帮他们买的火车票亮给老杨看，说，我们过几天就出发，票都买好了，胜利答应开他的小货车送我们去火车站。对于老伴这个突如其来的决定，老杨没有异议。他看着老伴收拾好两人换洗的衣服，又看着她把那件二儿媳买的她最喜欢的并打算穿着和这个世界告别的衣服认真叠好放进行李袋——老杨觉得妻子的举动有点可笑。老杨看了一眼火车票说道，老大、老二在江城，老四在东莞，你是打算先去哪儿？章月明说，江城！老杨后悔没有和她讨论回程的问题，也没有提醒她过个把月就得播麦子了。唉，要是当时多说一句，她大概就不会走得这样决断了。

给二老买好车票，杨争芬给大哥杨争功打电话。杨争芬说，哥，老妈昨天来看

我来了。老人家身体还好吗？好得很。那我就放心了，你的鸡场和鱼塘办得还好吧？还可以，老妈还用她的小三轮车给我送来两袋玉米，有八十多斤。杨争功笑道，嘿！老太太还真能耐。杨争芬说，大哥，我让胜利给爸妈买好去广州的火车票了。杨争功很意外，他们是要过来吗？老妈说她还没坐过火车，还说咱们老爸刚娶她进门的时候就许诺过带她坐飞机，但是几十年过去了，她说她也不指望在天上飞了，让她坐一回火车她就知足啦！杨争功沉默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说，怪我没本事，是我亏欠了老人家。大哥，你不用这样说，从小到大，我妈最疼我二哥了，咱们家也就他一个读了大学，成为真正的城里人，要自责也轮不到你。杨争功说，这不是一回事，行吧，我到时候去车站接他们，他们上车后你再给我打电话。杨争芬说，我听说从广州去江城还有百十里路呢，爸妈年纪大了，你给二哥说一下，让他开车去接更好。杨争功说，行了，你忙你的事吧，我会安排。赶在杨争功挂掉电话之前，杨争芬又争分夺秒地补了一句，你别说咱老爸，就连我都对二哥……

和大妹通完电话，杨争功发了一会儿呆。他没有第一时间给老二杨争气打电话，而是把二老要来江城的消息告诉在深圳打工的妻子罗盛美。罗盛美说，你说爸妈怎么在这个时候来了，我们不是说好了春节回家的吗，这离过年还有四个多月呢。杨争功说，我也纳闷呢，你说会有什么事？罗盛美说，老人家老了，他们的心思也越发猜不透了，或许我们老了的时候也会这样吧。杨争功说，嗯，我就是担心他们的身体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罗盛美顿了顿，故作轻松却又略带疑惑地说，大妹不是说他们的身体好得很吗？要真有什么事，你大妹能这么淡定？

好吧，那我先把他们安顿下来再说，你要有假期就找时间回来看看他们。罗盛美说，我刚换了雇主才一个星期，说好了春节才给我放假，我打算从现在开始，每周一日的休息也不休了，攒着过年，到时候再好好陪陪老人家。杨争功说，行，就按你说的办。罗盛美说，跟老二说了吗？杨争功说，一会儿说。哦，对，得告诉老二……罗盛美有点欲说还休。杨争功说，要是没什么事我就挂啦。你等一等，罗盛美又顿了顿，你说这次是老妈自己主动提出来要坐火车的？杨争功说，没错。罗盛美说，大妹有没有说老太太还说了些啥？杨争功说，就这些了。老爸也没跟你说过啥吗？没呢，怎么啦？罗盛美说，没什么了。

二

杨争功看了看手机上显示的时间，还有十分钟就下班了。他走出装配车间，看到厂区空地上堆放着一只只木箱子，用来制造这些箱子的木料还没有完全干透，隔

着老远就能闻到淡淡的香气。箱子里装着经杨争功和像他一样的装配工人组装完成的崭新的摩托车，它们像一个个待嫁的新娘一样被铲车转移到集装车厢里去，携带着新鲜木材的香气，以及每一个参与摩托车生产工序的工人的汗水，走向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杨争功深吸了一口气，想起他和罗盛美结婚前，为了把原来的茅草屋改建成砖瓦房，和父亲一起来回步行七十公里路，用牛车从荆州拉回来几百根一米左右长短的杨树桩打地基。那些杨树桩刚剥了皮，还没有干透，树桩的截面和表皮散发着像杨争功即将到来的婚姻生活一样香甜的气味。和眼前这些用杉木做成的木箱子比起来，虽然气味有所差异，但鲜活程度同样让人着迷。他想起还有几天，老父母就会出现在他面前，他又可以像从前在老家一样，下班回家吃上一口老妈做的饭菜，就感动得眼睛湿润。也许是因为新鲜木材气味的刺激，也许是因为心情激动，杨争功痛快地打了两个喷嚏，一串鼻涕不受控制地流了出来。他慌忙抬起右手，用工作服的衣袖擦了擦鼻子，又使劲地呼吸了几下，清理干净刚刚受过刺激的鼻腔，整个人放松了下来。他舒服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抽了一根塞进嘴里，又从裤兜里掏出打火机递到嘴边，还没有打着火，一只和他的年纪差不多但还不算粗糙的手伸了过来。

杨争功抬头一看，笑着给对方递了根烟，并给他点上，笑道，刘主任好。车间主任刘杰吐了一圈烟雾，看着那些正在装车的木箱子说，好家伙，总算可以喘一口气了，今晚喝两口去？今晚恐怕去不了了，我老爸老妈过两天过来，我今晚得回家把屋子收拾收拾，还想补休两天假陪陪他们。刘杰说，哎哟！老人家要来啊，他们是坐火车来的？哪天到？我和你一起去接他们吧？杨争功说，谢谢，应该不用了，我和我弟弟去接。刘杰说，好，那等他们到了，我给他们接风。

刘杰是湖南岳阳人，比杨争功小七岁，中专毕业后就到江城摩托车厂打工，从车间工人干到技术部。他们老家和杨争功的家乡隔了片洞庭湖，也算得上半个老乡。在刘杰眼里，杨争功虽然是车间里年纪最大的工人，但他读过两年高中，而且虚心好学，经常向那些技校毕业的同事请教技术上的问题，谁家临时有什么事需要调班顶班，都乐意帮忙。刘杰和杨争功的友谊除了老乡和上下级的关系，还有另一个对外人解释不清的原因，就是对文学的共同爱好。

两年前，刘杰从技术部调到装配车间当主任。有一天中午，刘杰利用饭后消食的时间在厂区里散步，顺便去车间巡视一下。车间的工人吃过饭后，有的找个舒适的地方伏着休息一会儿，有的打扑克牌，有的围坐在一起喝茶聊天。刘杰在车间门外的一棵芒果树下看到杨争功捧着一本书正读得入神。他好奇地走过去，问道，看什么呢，这么用功？杨争功抬起头，看到刘杰站在他面前，赶紧站起来说，刘主任

好。刘杰说，中午也不休息？我看那些年轻人精力都不如你好。杨争功不好意思地笑道，我习惯了中午不休息。刘杰伸出手去，让我看看你在读什么。杨争功把书递过去。刘杰看了一下封面，念道，《战争与和平》。他又随手翻了翻内页，再看出版日期，眼前一亮，这个版本虽然有点旧，却是最好的版本。你是去图书馆借的？杨争功点了点头。刘杰把书还给他，说，没想到啊，你还有这个爱好。杨争功说，说不上爱好，只是没事读着玩的，我收起来吧。

不！不用！现在是你的私人时间，你看你的，不用收起来。刘杰说。杨争功顺从地接过书，又坐到树下的石凳上看了起来。刘杰又站了一会儿，欲言又止，那行，我不打扰你了。第二天晚上快下班的时候，刘杰走到杨争功身边，用眼睛的余光观察了一下四周的环境，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压低声音问，晚上有空吗？杨争功被他的神色弄糊涂了，也不敢大声回答，只是点了点头。刘杰说，下班等我一会儿，咱们上外面喝一杯。

响过下班铃后，杨争功比平时晚了十分钟才走出车间的大门，果然看见刘杰骑在摩托车上等他。他见杨争功出来，递给他一个安全头盔，说，上车吧。杨争功不知道他有什么事跟自己说，是不是有什么地方做错了，或者做得不好，他要私下找自己谈话。但是转念一想，如果真是因为这个，他也没必要请喝酒吧——如果真是那样，我买单就是了。刘杰把杨争功带到那条穿城而过的小河边，河边种着树冠如伞的榕树。华灯初上，河边的人流川流不息。树下沿着河堤摆放着两排餐桌和餐椅，一眼望不到尽头。从桌布的颜色，杨争功可以判断这些餐桌来自不同的餐厅。他们下了车，刘杰把摩托车锁好，就在靠河的那一张桌子旁坐了下来。杨争功看了看马路对面，正是一排与这些餐桌相对应的小餐厅。

两人刚坐下，餐厅里就走出一个穿着花上衣、扎着白围裙的中年女人，满面堆笑地朝他们走来。她左手捧着一只托盘，盘子里放着碗筷，右手提着一只茶壶，腋下夹着一个点菜用的小本子。她动作娴熟地给他们斟茶，从围裙的口袋里掏出一支圆珠笔，笑嘻嘻地问，刘主任，今天吃什么？看得出来他们之间关系熟络，两人一边点菜，一边拉家常。最后，刘杰叮嘱道，再来两瓶啤酒，要冻的。

在等上菜的间隙，刘杰掏出一包烟，递给杨争功一根，自己又点了一根，看着影影绰绰的河面陷入了沉思。杨争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第一眼看上去好像心事重重，再看一眼，似乎他整个人都轻如浮云，脑海里除了眼前的灯影和灯影下的烟雾，便再也没有可圈可点的事物。刘杰说，我去年买了套房，上星期入伙了，早知道请你去喝酒。杨争功说，哟，恭喜啊！刘杰挥了一下手，又心事重重地说，不值一提。

菜上齐了，刘杰倒了两杯啤酒，和杨争功碰了碰杯，来，喝！杨争功说，刘主任，我是不是做错什么事了？你突然请我喝酒……刘杰说，嘿！请你喝酒还要找理由吗？你很好啊，没做错事，我就是想和你说说话。杨争功“哦”了一声。那本书，你读到哪里了？刘杰问道。杨争功愣了愣，才想起昨天中午发生的事，懊悔地说，我明天不看了，明天再也不带书回去看了。刘杰说，扯淡！我不是说过了吗，你可以看啊，你当我和你开玩笑？杨争功说，不是，我——

不就问你读到哪里了吗？这个问题让你为难了？刘杰做生气状。读到安德烈公爵去世。杨争功说。刘杰点了点头，这是一本好书，十年前第一次读的时候，把我激动得整夜睡不着觉。杨争功意外地看着刘杰，从他的眼神可以看出，他的话充满了诚意。杨争功点了点头，安德烈公爵像荷马一样，既不赞扬也不责难战争，他，还有像他一样的抱着驱除死亡念头而去思考战争的人，认为战争是生活的基本法则。刘杰愣了一下，盯着杨争功看了好一会儿。哎哟，刘杰说，你身上的英雄主义情怀还挺重的，没想到啊！杨争功腼腆地笑了笑，我也是瞎说的，说得不对的地方，你别见笑。刘杰说，你有写过吗？杨争功摇了摇头，我年轻的时候在老家当过会计，是一边做会计一边种地，兼职的那种，后来没做会计了，就养鱼，养鸭子，再后来就出来打工了。

刘杰哈哈地笑了起来，你竟然还当过会计？你会算账吗？杨争功说，就记一下流水账。刘杰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笑着笑着，竟连眼泪都冒出来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便笺纸递给杨争功，给，你看看这个写得怎么样？杨争功接过去，上面用黑色签字笔写了一首诗，题目叫《遥远的灵魂》，没有署上作者的姓名。杨争功粗读了一遍，又接着细读了两遍，问道，这是谁写的？刘杰说，你就说这诗写得怎么样吧。杨争功严谨地说，我不懂写诗，对诗也没有深入研究，但这的确是一首好诗。好在哪儿？刘杰谦虚地问。杨争功想了想，好在哪儿我真说不上来，可是，读完让人有一种触动，这些诗句能一头扎进读者的心里面去。杨争功又把诗作看了一遍，念道：

我那日渐干涸的肉身，
如何去追逐逃离的灵魂。

就这句，足以叫人思绪万千。

是吗？刘杰狐疑地伸出手去，把诗重新看了一遍，说，若真如你所说，这首诗最大的争议可能就是这句了。杨争功说，这是你写的，对吧？刘杰把诗收起来折

好，塞进上衣的口袋里，又拿起酒杯与杨争功碰了碰。刘杰说，我中专毕业的时候，分配到一家国营机械厂工作，当时厂里办了一份报纸，一个月出一期，除了刊登厂里的新闻、行业简讯，还有一个副刊栏目，我这首诗就是那时候写的。发表了吗？杨争功好奇地问。刘杰摇了摇头，当时，办报的那个编辑也承认我写的是好诗，但是非要让我把这句改过来，或者直接删掉，他的理由是，人到底有没有灵魂无从考证，因为没有证据证明有，也没有证据证明它没有，为免引起争议，只能忍痛割爱了。

后来呢？杨争功问道。后来，我就辞职到这里找了份工作，江城有一本很有名的打工文学杂志，你知道吗？杨争功说，知道，我看过，图书馆有的借。刘杰说，我本来想，到了这里以后就一边打工一边写作，我相信以我的功底和毅力，肯定能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文学之路。杨争功赞许地说，这个想法很好啊！刘杰说，但是，我的想法到今天还没有实现，我来了这里没多久，家里就催我成亲，娶了媳妇，紧接着又生了两个娃，上有老下有小，我几乎连喘气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候提醒自己，该动笔写点东西了，我的梦想还没有迈出第一步呢，可是，每当我拿起笔想要写的时候，就会发现身边有比写作更重要的事等着我去做。

杨争功点了点头，对刘杰的境遇表示理解，说道，的确是这样，生活那样厚重，柔软的语言实在无力承载。刘杰又吃了一惊，说，哥，我觉得你不写有点可惜了。杨争功说，谁不写都可惜，但是又不见得有多可惜，其实我也想过，以后再说吧。太好了，你和我想到一块儿去了，刘杰激动地说，那你打算写什么呢？诗、散文，还是小说？

我打算把我们家里的事记下来，也说不上是什么，现在心里还没底。杨争功说。刘杰不住地点头，我知道，你那是纪实文学，很有价值，你记住，一定要忠实，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那天晚上，两个人都喝多了。餐厅的老板娘打电话给刘杰的老婆小李，让她来接人。临别的时候，刘杰还一个劲地拉着杨争功的手说，哥啊，别忘了你答应过我，一定要写，从现在开始准备，做一个忠实的记录者，记住了啊！

下班后，刘杰想起杨争功租住的那套一室一厅的房子，说，呀，老人来了住不下呢。杨争功驾着一辆旧摩托车从厂区的停车棚驶了出来，那辆摩托车是刘杰开了六年，买了小汽车后送给他的。刘杰冲杨争功招手示意他过来。杨争功戴着安全头盔，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的路，很快就消失在刘杰的视野内。刘杰觉得杨争功是看见了他招手的，还清楚地看见后者的眼睛眨了眨，或许他是假装看不见，还是看见了以为刘杰向他挥手道别。刘杰看了看自己的手，可他的动作明明是招手，而不是

挥手。

三

杨争功去超市买了两床棉被，还买了些鲜肉、鸡蛋、牛奶、即食麦片等食物。他在技工学校读二年级的儿子杨晓风还没有放寒假，罗盛美也得过春节才回来。杨争功打算爸妈来了以后，就把仅有的大床让给他们住，自己睡客厅的沙发，儿子周末回来就打地铺，一家人挤一挤，还能将就。从超市回来，杨争功就开始搞卫生，把几天没来得及清理的垃圾搬到楼下的垃圾桶里，用湿毛巾擦拭了一遍家具上的浮尘，又把地板拖干净，给父母换上柔软暖和的新棉被。杨争功仔细地察看了一遍，确认没有什么遗漏，才在那张他一直看不清楚上面是绣着玉兰花还是木棉花的，颜色含糊的布艺长沙发上坐了下来。

拨通了小妹杨争艳的电话后，杨争功还没有开口，对方就问，哥，我二哥知道爸妈要来了吗？杨争功问，你知道了？杨争艳说，知道啊，我还知道是姐夫给买的车票，老妈还让姐姐告诉我，她想要一条蓝色的绸布腰带，说最近长胖了，要瘦身呢。杨争功说，你有时间就过来看看他们吧。杨争艳说，我也想啊，但我们做衣服的手停口就跟着停，现在又是赶货的时节，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走得开。杨争功说，那行。杨争艳问，到时候是不是二哥开车去接他们？杨争功说，我还没有跟他说呢。杨争艳叫了起来，大哥，你搞清楚点好不好，他是老二，我是老小，就算打电话你也得有个先后顺序吧？杨争功沉默着，没有接话。杨争艳又说，哥，我觉得老妈变了。杨争功说，怎么变了？杨争艳说，这么多年了，她从来没主动问我们要过什么，也从来没有提过要到城里来，在做这个决定之前也没有和我们商量一下，你不觉得蹊跷吗？杨争功说，她不想就坐一回火车吗？没必要大惊小怪。杨争艳说，话是这样说，但我还是觉得这事有点奇怪，咱爸也不劝劝她，她什么时候变得这样任性了。杨争功说，你也没少任性，就说你当年嫁给朱光强这事——杨争艳说，说老妈的事怎么又扯到我身上来了，行行，我任性，你还是多留意一下老妈的举动吧，反正我就觉得这事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

杨争功走进厨房给自己下了一把挂面，又从冰箱里拿出一只鸡蛋。他捏着鸡蛋犹豫了一下，放了回去。他往锅里放了点油盐，又撒了一把小葱，用一只陶瓷大碗把面条盛起来。他尝了一口面条，觉得还缺了点什么，便从冰箱里翻出一瓶刘杰的妈妈做的剁辣椒，用汤勺子挖了一勺，和着面条拌了拌，又尝了一口，觉得还是有点淡，再往面碗里加了一勺。第二次下手有点重，杨争功被辣椒呛得眼泪伴着鼻涕

肆意地流了出来。他没有理会那串莫名其妙的眼泪和鼻涕，拌着辛辣的味道，怀着一种既不安又酣畅的快感把面条吃了个精光。

吃过晚饭，杨争功拿起手机，翻出杨争气的电话。他看着弟弟的电话号码发了半天呆，一直下不了决心按下通话键。电话接通后他应该用什么样的语气告诉弟弟爸妈来江城的消息？连杨争功自己都无法解释为什么面对弟弟的时候总是底气不足，甚至有些心虚。

五年前，罗盛美比杨争功早半年离开湖北老家到深圳打工。杨争功听从罗盛美的建议，转让了经营了几年却连年亏本的鱼塘和养鸭场，把大部分耕地交给大妹夫郑胜利耕种，决定像村里的兄弟一样到南方碰碰运气。那一年他四十岁，作为一个农民工，在年龄上并没有优势。当时杨争功对城市的认知还有点模糊，对自己与城市之间的关系认识得也没有现在清晰——虽然五年后的今天，他依然对自己所处的环境有些迷茫。他喜欢城市的最初原因就是马路上那些公交车，它们像血管一样把庞大的城市连接在一起，使这座城市里的每一个居民都能感觉得到它的脉动，无论你身在哪个角落，你都能无时无刻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因为在城市里，那些善意的永远不知疲惫的公交车总是在你身边停留，把你带到你想去的目的地。每一个人的目的地都不一样，但是杨争功相信，每一个不一样的目的地，都承载着人们同样的梦想，就是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罗盛美找了份保姆的工作，雇主管吃管住。杨争功觉得自己一个人花钱租房子有点浪费，就找了一份有宿舍的工作，在一个大商场的停车场当保安。他没能像城里人一样每天坐公交车上下班，但他每天白天下班后，或者休息日，最大的消遣就是坐着公交车穿行在深圳的大街小巷。他在公交车里观察城市人的谈吐、衣着，观察家庭主妇的菜篮子，观察老头子、老太太从幼儿园或者小学接孙子、孙女回家，孩子们校服上和书包上的标签。他想起还在老家读初中的小儿子，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在乘坐公交车的途中，杨争功还经常被车窗外一闪而过的巨型广告牌吸引住了目光。南山区某某小区，均价每平方米七千多元起；香蜜湖某欧式美墅每平方米一万多元起……杨争功通过这些广告，认识了深圳很多高档小区的名字，对房价的行情也有了一知半解的概念。有一次他趁着休息日，坐公交车到了光明新区，想找到某房地产广告里提示的地点。他一直坐到终点站，依然没有发现他要找的那个楼盘具体在什么位置。他拿出宣传单请教公交车司机，司机看了他一眼，问道，你要买房？杨争功的脸红了红，说道，我就是来看看。司机说，那里还没有通公交车，你要是非要去，就打个出租车去吧。杨争功向司机道过谢，下了车。他在公交车站

附近转了两圈，看着周围还在修建的马路和沙尘滚滚的工地，没有打出租车去他本来打算去的新楼盘。等到下一趟公交车到来，他又坐了上去，原路返回。

那一年春节，杨争功和妻子回家过年。杨争功得知隔壁村一位叫春哥的兄弟在江城一家摩托车厂当工人，便提了两瓶酒上门拜访。春哥说，江城是个小地方，挣钱没有深圳多，不过我记得你弟弟好像在江城？杨争功说，是的，但是——春哥说，你要不嫌工资低，过了年倒是可以跟我一起去，我们厂子虽然收入比不上深圳，不过要是干得好转成合同工，还给买养老金。杨争功说，那你转了吗？春哥说，我才干了两个月，再说我不稀罕他们的养老金，人活到什么时候谁说得准，我打算过完年回去再待几天看看，实在不行我就跟着广西的朋友刷墙灰去了，你也知道，我们出去打工，还不是为了多挣点钱早点回来盖房子，给儿子娶媳妇吗？杨争功问，江城的房价怎么样？贵吗？春哥笑了起来，杨争功的脸红了。春哥觉得自己笑得有点刻薄，便换了一种语气说，我倒是没有留心。杨争功告辞的时候，春哥又说，你去江城大概是对的，你亲弟弟是干部，过得不会差，兄弟俩在一起有个照应。

过了正月十五，杨争功就跟着春哥到了江城，在春哥原先租下的出租屋里落了脚。正好遇上摩托车厂招工，杨争功顺利地进了装配车间当工人。春哥又干了两个月，车间主任通知他签劳动合同，春哥似乎是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之后，对杨争功说，我还是觉得去刷墙来钱快，你呢？杨争功说，你不打算签合同啦？春哥说，不签了，我本来就是农民，四十出头了才混个工人身份，不上不下的，没什么意思。杨争功说，你说得也有道理，可我——没关系，你可以再待一段时间试试看，这房子你要是愿意就继续租下去，反正租金也不贵。春哥说。那我就再待一段时间试试？杨争功说。

三个月后，杨争功顺利地签了两年劳动合同，成为一个正式工人。他终于可以像城里人一样坐公交车上下班了。江城没有深圳大，也没有深圳繁华，但是这里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都给人一种恬静安逸的感觉。最重要的是，这里的房价不到深圳的三分之一，他一有空就坐公交车去各楼盘转悠。售楼小姐的态度也温婉热情，她们或许看不出杨争功是一个低收入的农民工，也许看出来了也不会瞧不起他，可能她们觉得城市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即使是一个农民工，也有圆梦的一天。杨争功还喜欢在他家附近的那家二手中介公司了解二手房价格，对比之下，觉得二手房比新楼盘更实惠，更适合像他们这种没有什么钱的普通劳动者。走动的时间长了，杨争功同房产中介公司的年轻小伙子小吴熟络起来。小吴非常认同杨争功的看法，二手房确实更适合刚需，便说，您要是有心买，跟我说说有什么要求，有合适的性价比高的房子，我第一时间通知您。

那段时间，杨争功和罗盛美聊得最多的是房子的问题。开始的时候，杨争功只是把他所了解的房地产行情当成他在江城的见闻之一告诉罗盛美，但是同样的话题说多了，就成了一种习惯，如果哪天他们通电话的时候不说，罗盛美就会主动问起，仿佛城市的房价已经成了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话题。有一天，罗盛美突然说，要这么说，我们也不是买不起，我现在一年能攒三四万，等啥时候手上攒够二十万，就可以考虑买房的事了。杨争功吓了一跳，罗盛美的话像一根锋利的刺，扎得他浑身生痛。他从来没有想过有生之年也可以在城里有一套自己的房子，他的收入一个月才两千多元，在深圳当个停车场保安，也比现在高一千多元，而且还不用自己租房子。为什么待在这里，他自己都说不清。难道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一直有着不为人知的暗示？正是因为这个暗示，让他与这个城市的房价纠缠不休？

杨争功一直没有主动联系他的弟弟。过了半年，他突然接到杨争气的电话。杨争气问，听说你来江城了？杨争功说，来是来了，但我怕你忙，也就不敢打扰你——杨争气说，下班见面再说吧。

那天晚上，杨争气驾着一辆摩托车赶到杨争功家里。杨争功问他吃晚饭没有。杨争气说还没有吃。杨争功下了两碗面条，在弟弟的碗里加了一只荷包蛋。杨争气问，你不吃鸡蛋吗？杨争功没有告诉弟弟家里只有一只鸡蛋了。他往碗里浇了几滴香油，遗憾地说，家里没有青菜，将就着吃吧。

杨争气吃完面，看着哥哥，问，我大嫂在深圳？杨争功说，是，在深圳当保姆呢，接送小孩，搞搞卫生，还不算太累。杨争气问，那你们两地分居啦？杨争功说，算是吧，她偶尔休息会过来。杨争气又问，我大嫂什么时候过来？杨争功说，我才来没多久，她还没来过呢，可能五一节会过来。杨争气叹了口气，我想不明白，你怎么会乐意待在这里。

兄弟俩沉默了好一会儿，杨争功心里有点恼火，他在耐心地等待着从弟弟嘴里说出来的，他希望能听到的话，对爸妈的问候，或者一句对老家的关切。青青和蓝蓝在哪里？杨争气突然问。杨争功说，她们都在广州做衣服。杨争气激动地说，他们才多大？杨争功低下头，小声解释道，同龄的娃们都出来挣钱了。杨争气说，别人怎么活你们就得怎么活吗？杨争功大气也不敢喘，更不会回答弟弟这个他从来没有思考过的问题。晓风呢？杨争气又问。杨争功说，读初二了，成绩不怎么样，估计读大学有点悬。

杨争气站起来，在屋里来回踱了几步。他身高一米七七，腿脚长而有力。杨争功觉得这间屋子在弟弟脚步的丈量下显得捉襟见肘。杨争气说，我打听过了，你们那个工厂的福利还可以，既然来了，就好好做，别这山看着那山高。杨争功点了点

头。你如果老想着自己只是一个农民工，那你这辈子就注定是一个农民工。杨争功说，我记着了。

我走了。杨争气又坐了大概十分钟，站起来说，这里两千块钱你拿去先交房租吧。他把一个白色的信封放在茶几上。杨争功说，我自己能解决。杨争气说，你跟晓风好好说说，要是他不打算读大学，初中毕业就接他过来读技校学点技术。杨争功说，好，有机会我还想接爸妈过来这边看看呢。

杨争气说，先管好你自己吧！

杨争功又点了点头，明显地感觉到弟弟最后说的这句话，鼻音加重了不少，便对弟弟说，你也注意一下身体，这个季节容易得感冒。

四

早上八点不到，刘杰嘴里含着一根牙签，刚走出饭堂，就看见杨争功骑着摩托车从他身边驶过，诧异地站住了。杨争功在停车棚前停下，扭转车头驶到刘杰跟前，摘下头盔。刘杰问，你不是休息吗？杨争功说，家里没什么事，我就又回来了。伯父伯母是明天到吗？杨争功说，明天上午十点半到广州。刘杰又问，和你弟弟约好了没有？杨争功说，我弟弟出差了，我打算自己坐——

行了，多大事呢，我明天开车陪你一起去。刘杰把牙签从嘴里抽出来，挥了一下手说。杨争功说，太麻烦了，我自己坐车去接也没问题。刘杰瞪了他一眼说，就这么说定了，干活去吧。

哎，好！杨争功说。

杨争功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躺在老家鱼塘边的茅草屋里睡得正香，在梦里他分辨不清自己处于什么样的年纪，分辨不清梦里是否还有别的梦。他感觉到身下躺着的用干稻草铺就的床铺在棉被下发出沙沙的细腻声响，他的头枕在一个用荞麦壳和粗麻布做成的枕头上，他闻着一股苦中带甜的清香。他全身放松地躺在床上，既不冷也不热，既不紧张也不松弛，一切都刚刚好。过了一会儿，他感觉到一双粗糙的手越过他的头顶，身上被一团温柔的力量包裹了起来。他翻了一个身，把被子掀到一边，沉沉地睡了过去。过了没一会儿，那双手，以及那张让他浑身冒汗的棉被又一次伸了过来。他下意识地喊了声，妈——

杨争功被自己的声音惊醒，掀开被子从沙发上坐了起来。章月明从厨房里走出来，问道，你喊我吗？杨争功晃了晃脑袋，抬起头，果然看见他的老妈活生生地站在他面前。他惊呼了一声，妈，你怎么会在这儿？章月明笑了起来，是你昨天和小

刘把我接回来的啊？你看看你，睡迷糊了吧？杨争功努力理清自己的头绪。回想起这两天发生的事，他拍了拍脑袋，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凌晨五点三十分。章月明弯下腰，捡起杨争功掀落在地板上的被子，说，这么大的人了，睡觉还不安分。

妈，你这么早起来了？睡不惯吗？章月明说，年纪大了，觉少，我给你做炸辣子和稀粥呢。杨争功说，可现在才五点多。章月明说，我是不是吵着你睡觉了？要是吵着你我就过一会儿再做。杨争功说，我也睡不着了，妈，你做吧。

章月明在儿子身边坐了下来。杨争功说，我去开灯。章月明说，厨房里的灯够亮了，不用开。那我给你倒杯热水喝。章月明说，我刚喝过了，不渴。杨争功把被子盖在母亲的膝盖上。章月明说，咱们小点声，你爸还在睡呢。杨争功点了点头，把盖在母亲膝盖上的棉被往里面掖了掖，却总是往下滑。他干脆把老母亲的双腿包裹起来之后，稳稳地抱进怀里。章月明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手，儿子，这次我给你添麻烦了。杨争功说，妈，你说的是啥话呢，就算你不来，我也打算找时间接你们过来玩玩的。章月明问，你弟弟出差什么时候回来？杨争功说，他去上海学习了，说是去半个月呢。章月明又问，上海远不远？得坐飞机吧？杨争功说，是的，要坐飞机，妈，等我挣了钱，也带你坐飞机去。章月明笑了起来，你爸欠我的债，我慢慢同他算，不用你们替他还。杨争功说，小妹这段时间忙着赶货，估计也得过一阵才有空。没关系，我就是想出来走动走动，不会麻烦你们太久。杨争功说，你又说傻话了。章月明轻轻地摁了摁自己的胸口，缓缓地舒了一口。杨争功紧张地问，哪里不舒服吗？章月明说，就是觉得胸口有点闷。杨争功说，等天亮了陪你上医院去检查一下吧。章月明看了一眼窗外朦胧的曙光，顺从地说，好。

杨争功叫了辆出租车，和老杨一起陪章月明去医院。出租车在中心医院的正门口停了下来，三人在门诊大楼的门外站定。杨争功说，我先去排队挂号，爸，你陪我妈找个地方坐会儿。章月明抬起头，望着眼前这幢二十多层高的大楼，楼顶越往上越细小，不由得感到眼前一阵眩晕，总觉得这幢楼随时会倒下。她把儿子喊住了。杨争功折回来，问，怎么了？这房子高得有点吓人。杨争功笑道，妈，里面有电梯的，再高也能把我们送上去，这是全市最好的医院呢。章月明说，全市最好？那一定很贵了。杨争功说，咱们是来看病的，不像买衣服可以讨价还价。章月明说，我们还是走吧，这房子看着让我难受。老杨说，听你妈的吧，她的身体我清楚，没有什么大碍，找个医院检查一下图个心安就行。杨争功只好伸手招出租车，章月明及时把他伸出的手拦回来，说，咱们不坐专车了，太贵，不是有那种很多人一起坐的车吗？老杨笑道，那是公交车。章月明说，我说的是一个人一块钱那种，